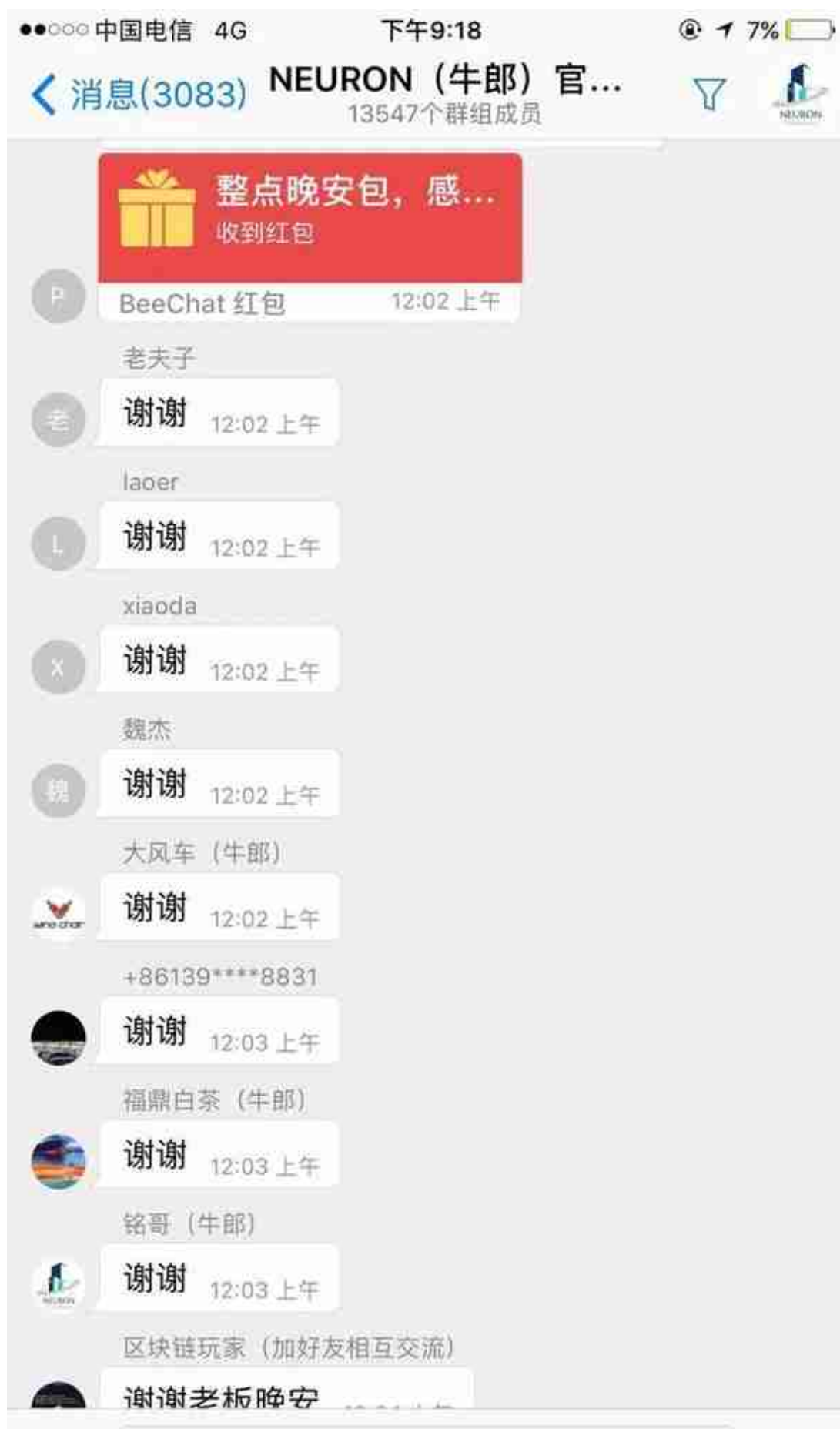


2月6日，临近春节，我们踏上了2589列车，这是一趟从北京到沈阳北站的绿皮火车，经停天津、唐山、葫芦岛、沈阳，终点站为吉林省辽源市。在这趟贯穿了河北、辽宁、吉林三省的列车上，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回家过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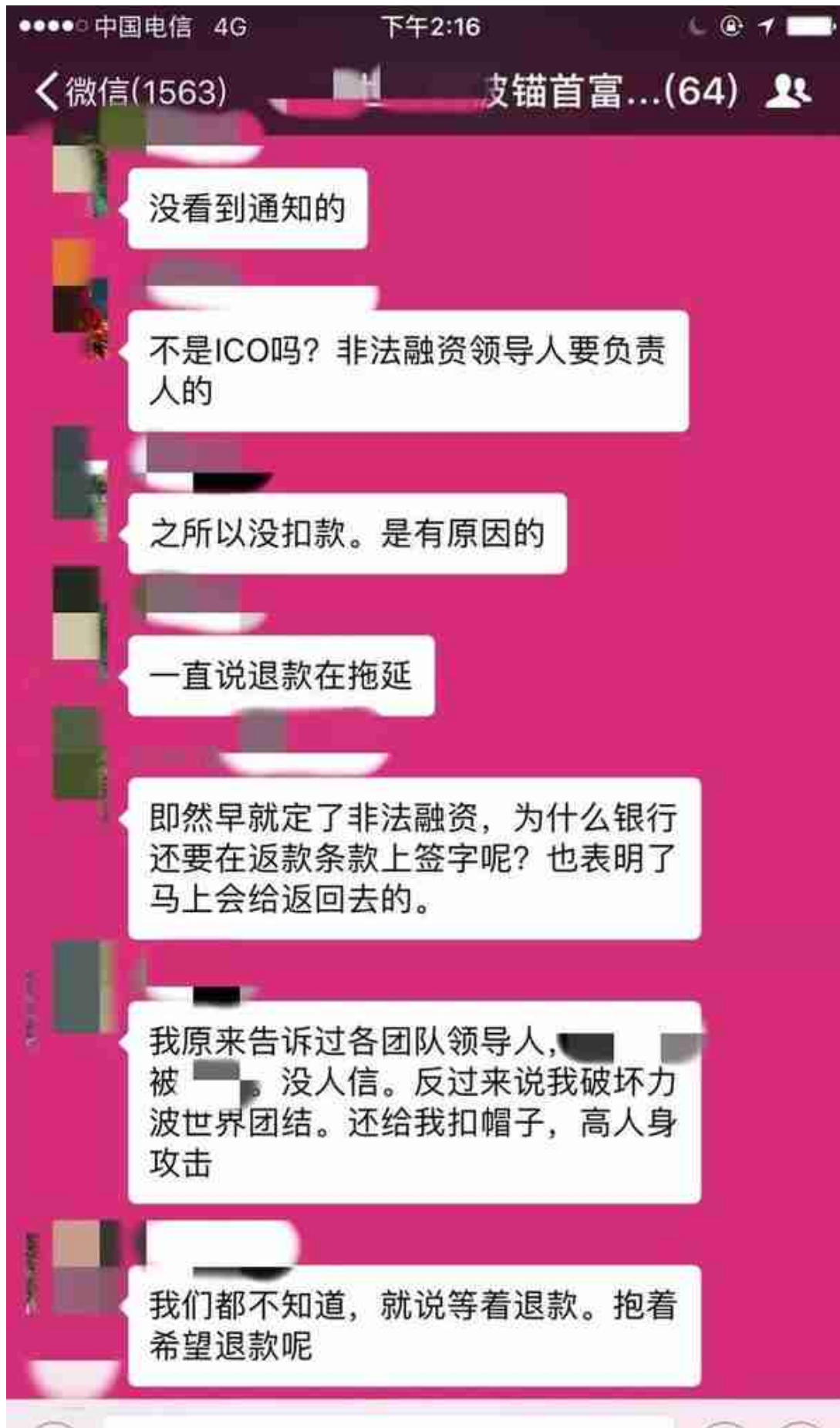
车上人们，眯着的，瞎侃的，打牌的，抽烟滋流水的，但大多在摆弄着手机。我好奇地看着他们的手机主屏，想象着这是一个怎样的互联网世界。

我捧着买好的零食，来到自己的位置坐下，身边是一位30出头的小哥正在专注地打斗地主。他跟我说他每月充值15元看手机电视，在这趟列车他已经连续看了两部电影，打了34局斗地主。他是吉林扶余人，回家要10多个小时，这趟绿皮火车的终点只不过是他的中转站。



坐在我们对面的东北大姨是锦州人，今年63岁了，“群聊唱歌，火山小视频，搜狗浏览器，拼多多，qq邮箱，支付宝”这是63岁阿姨的手机主屏。她是退休干部，经常拿微信群模拟线上KTV，用语音功能跟朋友们一起高歌。我看到她的一个微信群里头像都是统一白底一寸照，大姨跟我说这是他们自发进行的互联网知识的宣传，点开其中一条语音，能听到一位60多岁阿姨讲互联网的普及。直播短视频平台被东三省承包，“都是热闹”这是大姨对火山小视频的评价。

我通过支付宝转账的形式，送了一个红包给她，作为新年小礼物，她熟练地接收到了红包转账，那一刻我丝毫感觉不到年代给我们的隔阂。我是1992年出生，就在我出生两年后，互联网开始了快速演进，从四大门户到搜索，从1998年邮箱开始普及，到第一单网上支付完成，从2003年淘宝网上线,到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宝，直到今天线上流量对线下的布局，这一切，在我跟大姨相差接近40岁的年纪里看不到任何不适。



把焦点拉回到这辆列车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他是在银川待了4年的东北人，这是他四年里第一次回家，手里的100块的非智能手机跟整个互联网世界格格不入，在他的手机主屏里面只有家人的短信以及通话记录。“微信，视频聊天”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“网红，直播”，他连听都没有听过，我不忍心去问“区块链”这三个字，这些字眼仿佛是我们对他的挑衅。

但同时，我又在思考新事物对他来说是什么呢？认知也许是人与人决定社会属性很重要的指标，在区块链这个时代，从“资本家”到“知本家”对于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从他的身上，虽并未找到我们想要收录的素材，仍然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纯粹与质朴。